

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八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一

十三經注疏正字跋

辛丑

是書八十一卷嘉善浦君

鑑

所訂仁和沈荻園先生

廷

芳

覆加審定錄而藏之其子南雷禮部

世燁

上之四庫

館大興翁覃溪太史

方綱

從館中鈔出一本余獲見之

前有敘錄稱所見有監本有監本脩板有陸氏閩本有

毛氏汲古閣本今惟監本脩板及毛氏本行世故就此

二本之誤正焉其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校又取宋

玉山毛氏六經正誤之說訂其得失此其大指云爾余

初得日本國人山井氏

鼎

所撰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

孝經論語孟子考文深喜其遵用舊式據古本宋本以正今本之誤然特就本對校而已其誤處相同者雖閒亦獻疑然而漏者正多矣且今本亦有絕勝於舊者不能辨也是書所校正視彼國爲倍多且凡引用他經傳者必據本文以正之雖同一字而有古今之別同一義而有繁省之殊亦備載焉此則令讀者得以參考而已非謂所引必當盡依本文也蓋引用他書有不得不少加增損者或彼處是古字或先儒之義定從某字若一依本文轉使學者讀之不能驟曉則莫若卽用字義之顯然者爲得矣至字音之用反語起於魏晉閒反與翻

音義同故胡身之注資治通鑑卽用翻字今則依說文
玉篇等書之例普改爲切殆以反作如字讀爲語忌也
其書微不足者不盡知釋文之本與義疏之本元不相
同後人欲其畫一多所竄改兩失本真此書亦未能盡
正也又未得見古本宋本故釋文及義疏有與今之傳
注不合者往往致疑此則外國本甚了然也又於題篇
分卷本來舊式多不措意或反有以不誤爲誤者余有
志欲校諸經已數十年晚乃得見此兩本其善者兼取
之以彙成一書而後無遺憾矣 乾隆四十六年元日
甲戌書

此宋郭雍子和之所著也其爲說皆平易正大有益於治謂以氣運而言盛必有衰治必有亂然在君子則自有保泰持豐之道故云吉凶之道貞勝者也正則勝而常吉不正則勝而常凶此蓋與君相能造命之說相合其釋損彖云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長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僞矣又釋豐六五云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爲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蔀豐沛之失皆篤論也以六十四卦爲文王所重謂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又謂

歸妹所歸者妹也非從姊而嫁孔子言天地之大義娣
媵豈能具此義哉其善於持論多若是此書從永樂大
典中鈔出分爲十一卷釐然爲完書但繫辭傳說卦傳
郭氏亦本分章段故有前章此章之語且有與朱子微
異者而今本缺之漏也庚子臘月余在京師閱起明年
二月九日在山西訖功因書其後

融堂書解跋

辛丑

此宋淳安布衣錢時子是撰嘉熙中以喬行簡薦得官
下嚴州取其所著書以進此其一也向來疑書序者以
書本不待序而明而此書獨推闡入微信非夫子不能
作至於經文一切無所更改而節次不差脈絡通貫其

說武成康誥足以洗憑臆紛更之謬謂武成自王若曰而下辭無閒隔皆武王之言序所謂識其政事是也康誥之首正是區處商民其頑民已定議遷矣乃始以其餘民封康叔故在康誥之首至其說洪範也謂建極功夫全在敬用五事若次五之建用皇極專爲斂福錫民而設庶徵凡六自五者來備以下明雨暘燠寒風之證自曰王省惟歲以下明時之證語皆一正一反昭然甚明此等議論皆能自抒己見批卻導窾後學得此蓄疑可頓釋矣唯顧命伯相命士須材疑其不爲喪用又疑側階將近內寢豈執兵之大夫所可立或當立於堂北則猶未審耳喪事所須不可經營於無事之日故舊君

之終卽當預爲新君之地記曰國君卽位而爲裨天子
寧獨不然古者宮府一體不爲私嫌況奉宣顧命之日
內人無事往來北堂立於側階胡爲不可是書二十卷
從永樂大典鈔出缺者僅三篇梓材在其中惜乎不知
其解又云何也 乾隆四十六年閏月二十三日東里
盧某書

呂氏讀詩記跋

丁酉

釋經雜而不貫與隘而鮮通兩者均失之東萊之爲讀
詩記也一字一句必本其所自而不以自專其意所不
取而可備一說者亦附注於正解之下以俟夫人之自
擇焉蓋其織綜之妙合眾說如一說旣不使異說得隔

閱其閒而其近是者又未嘗盡棄也斯非釋經之善者乎公劉次章以下雖未及重加整比然固出東萊手所纂輯也東萊所自爲說比眾說下一字條例固云然乃書內有卽繫眾說後稱東萊曰者參差互異余壹從條例正之他不敢妄增損也余初得明神廟時南都版本第二十七卷中脫兩葉陶孝廉衡川

湘

從嘉靖閒舊刻

鈔補足之余旣喜是書之詳贍而無偏倚自用之失又惜完本之不多見屬二三友人爲余寫之功未半有以小版本示余者稱爲宋刻余驚喜亟取對校則知神廟閒本頗多脫誤小版本字多用分隸體神廟閒本易用今字且更有妄爲撰造者然小版本實卽嘉靖閒四明

陸鈇所校鑄也書中唯一處尙未刊去其名故知之二
十七卷中兩葉亦係鈔補則知嘉靖初印本神廟時卽
已難得矣使余但據神廟本傳鈔則仍爲未完之本冥
冥中有若惜余之徒勤也者而以其善本畀余然則余
之受賜誠多矣以鈔者不一手不能盡復其舊余閒取
小版本古字畧注一二於旁其沿宋刻之舊歟是未可
知也助余校讐者江陰趙茂才敬夫曦明也小版本尙
有譌以余所鈔本視之爲更勝矣

王厚齋詩攷跋

庚午

漢賈景伯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今其書不傳
厚齋王氏乃從三家旣亡之後區區於羣書所引零章

斷句掇拾而成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夫三家之學誠不
如毛公之精然竝行於當時立博士諸儒傳授各有源
流非鑿空妄說比而今皆失墜莫覩其全幸此書所輯
得以考十一於千百三家中唯韓詩差詳齊魯則皆寥
寥無幾矣惜哉明人有僞作魯申公詩說及端木詩傳
者故爲文蝕簡脫以示可信時亦有覺其僞者得此書
以相參驗其僞乃益明則此書誠學者所當寶貴也余
又觀近時人往往見古人所引詩書與今不類者輒以
意更之使得見此書亦當瞿然知其不可妄作故余急
校而錄之并增其所未備者若干條又所注書名復釐
而析之視舊本稍詳正矣然余又欲學者善觀之無徒

取一二字句之異曲爲之說反攻毛氏蓋古人引用偶有異同如同一左傳所載而匪交匪敖與彼交匪敖皆兩有之王氏但載其與今異者耳豈可便據此謂必當作匪交乎又毛詩今所傳亦有譌如朔月辛卯今皆譌爲朔日辛卯矣家伯維宰今皆譌爲家伯冢宰矣此非三家之文乃轉寫致誤而舉世習讀鮮有知其譌者余恐後世反得議此書之漏是以并附著焉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書後

癸巳

何氏以三百篇之詩分屬世次不與通行本同始於公劉訖於下泉其先後頗難盡信然此亦自成一家之學其書二十八卷配以宿名首角終軫每卷之首各有小

引又有原引爲卷首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前又有屬引爲卷後則當在二十八卷之後今此裝潢本於卷首之下將各卷首篇小引紬出竄置一處下又卽將卷後一冊繫焉以下詩之次第仍同今本以關雎爲首殷武爲末茫然無復卷數大失著書之本意矣其屬引一篇蓋倣序卦而爲之屬以聯屬爲義若知後世必有紛更之者而殿以此篇其序灼然可尋庶幾淆亂之餘不難復舊今當於原引之下仍以小引散之各卷之首依角亢氏房等宿名目尋之則二十八卷乃成爲何氏之書而以屬引終焉則與本題卷後之名亦相脗合矣

夏五之下其爲月也無疑矣而聖人不益者謂其文或不盡於此也益之以月將謂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爲五月之事所書僅此無復更疑其上之容有脫文者矣孫氏謂孔子專筆削之任舊史有關必從而刊正之此殆後來傳者脫漏耳豈其然哉士匄不伐喪春秋之所善也孫氏本穀梁義謂其貪美名以廢君命惡也夫不伐喪者周之舊典如是匄能行之何至有廢命之責且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亦軍之善政也受命以出知敵之不可勝亦將老師費財不惜千萬人之命以求一逞而俱殲焉然後爲不廢命哉苟知其難而全軍以還君子猶善之況於不伐喪乎孫氏此書昔人謂其論多苛刻而

在當時則甚重之歐陽氏謂其得春秋本義爲多要之言亦以人重也有得舊本見示者因令學徒鈔之向見通志堂有版本未知視此何如當從友人借以相校始可定耳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癸未盧某書

張氏

治

春秋集傳跋

癸丑

張氏爲朱子門人宋史載道學傳所著有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二十七卷春秋集註十一卷并綱領一卷今集註并綱領已刻入通志堂經解中而集傳無聞焉秀水朱氏經義考亦疑其已佚蓋學者之不得見久矣今湖州嚴文學久能復得其書喜甚乃元延祐元年所梓雖所缺尚有七卷

十八至二十又二十一

三至二十
六皆缺

而其採擇之精立論之確卽於此可得其崖
略其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見於集註而傳亦著之
他若論天子諸侯昏禮不親迎責隱公之不朝聘於王
朝責文公之昏惰不親會伯主以取晉怒而於齊商人
弑君之賊不能告天子方伯以致討及其見侵反使命
卿往而求平焉此皆大義凜然非若孫氏之多刻覈胡
氏之有牽合也嚴氏其寶守之神物會合或自有時安
知所缺者之不復再見乎余以塵事紛雜未能卒讀爲
憾漫識數語於簡末以告四方之學者俾皆畱意訪求
得完張氏之舊并沿革之已佚者亦再出焉豈不更大
快矣乎

書春秋繁露目錄後 乙巳

案此書之大指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般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卽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

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

聖德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煥矣而於是書猶有